

**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 (二)**

**中国航海学会, 泉州市人民政府编**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泉州神女”与元代泉州海外交通

被航海者尊奉为海上保护之神的妈祖，原是北宋初年出生于莆田湄洲屿的一个巫女，宋人称之为“湄洲神女林氏”<sup>①</sup>。然而，至元十五年（1278）八月，元世祖在褒封妈祖时却称“制封泉州神女号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sup>②</sup>。为什么不称“湄洲神女”而称“泉州神女”呢？有的论者提出这样的看法：“太平兴国四年（979），划泉州府的莆田、仙游二县进兴化军。妈祖生于北宋建隆元年（960），卒于雍熙四年（987），享年28岁。她的一生中，仅当了8年的兴化军人，而在建兴化军的前20年，妈祖是在泉州府入籍的。这样，从严格意义上说，妈祖原本是泉州人。”并进一步认为，至元十八年（1281）册封妈祖为护国明著天妃的典礼是在泉州天妃宫举办的<sup>③</sup>。其意似要从行政区划的沿革方面对“泉州神女”的称谓问题加以解释。

笔者认为，“泉州神女”的称谓问题有继续探讨的必要。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进而讨论元代妈祖信仰与泉州海交的关系。

① [宋]李俊甫：《莆阳比事》。

② [明]宋濂等：《元史》卷10《世祖本纪》。

③ 泉州闽台关系史博物馆等编印《泉州天后宫史话》。

对至元十五年八月“制封泉州神女”一事的记载，学术界看法不一，有不少人持否定态度。故本文首先得阐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从近年来许多研究妈祖的文章看来，持否定态度的论者显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清代一些《元史》研究者的影响。钱大昕在其《廿二史考异》中说：“案本纪至元二十五年六月，诏加封南海明著天妃为广祐明著天妃。大德三年二月，加封泉州海神曰护国庇民明著天妃。天历二年十月，加封天妃为护国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至正十四年十月，加封海神为护国辅圣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此天妃封号由二字加至十二字之次第也。此所载（按：指至元十五年八月制封泉州神女号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封号十二字，盖非元制也。以至元二十五年加封四字推之，则至元初封止有‘阴著’二字，纪殆误矣。”《续文献通考》卷七十九《群社考》也说：“按天妃封号，天历二年始加至十字。不应至元十五年已加至十二字。而祭祀志亦曰神号积至十字。……史书沿误。”

《廿二史考异》与《续文献通考》认为至元十五年“制封泉州神女”的记载有误，主要是因为其封号的字数多达12字，“盖非元制也”。关于妈祖历代受褒封的次数、时间和封号字数，文献记载颇多，说法不一，研究者也各执己见，至今尚未取得较一致的看法。故后人在统计元代褒封妈祖的次数时，或曰5次，或曰7次，或曰8次。而同样认为是5次的有关文献资料，对其褒封的时间也各载不一，如《元史》为至元十五年、至元二十五年（1288）、大德三年（1299）、天历二年（1329）、至正十四年（1354）五次，《天妃显圣录》则为至元十八年（1281）、至元二

十六年(1289)、大德三年、延祐元年(1314)、天历二年(1329)五次。即使是同一年褒封的封号字数也相差甚大,如天历二年的封号,《元史》载10字,而《天妃显圣录》则载20字。

是否“天妃封号由二字加至十二字之次第”即为元制,对此有关文献没有明确记载。就南宋对妈祖的14次褒封<sup>①</sup>来看,是确守“其号者初二字,再加四字”<sup>②</sup>的宋制。但封号的字数也不完全是由少而多依次成偶数递增的,如第10次为10字,而第11次至14次均为8字。每一朝代对妈祖褒封的封号也不一定都要重新从2字开始,如明代第一次封号为8字,清代第一次封号为12字。

《元史》因成书仓促,且出于众手,故谬误不少,但仍不失为我们深入研究元代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始材料。近代史学家柯邵所著《新元史》,人称是“广搜群籍,旁及金石遗文,复远译东西学者撰述参互考正,力求精当,订误补遗删复之外,于正是非审虚妄两端尤为加意”。《新元史》曾利用了钱大昕等人的不少研究成果,但于至元十五年“制封泉州神女”一事,不仅坚持《元史》的记载,而且在卷87《礼志》中,特立“泉州神女”一子目加以叙述。笔者认为,柯邵的看法是有根据的,《元史》至元十五年“制封泉州神女”的记载是可信的。

其次,谈谈对“泉州神女”称谓问题的看法。在这里,“神女”是对巫女的通有称呼,巫女生前及死后为神者均可称之。妈祖在生前已被称为“神女”。明代莆田人周瑛说:“余少时读宋郡志,得绍熙初本,亦称里中巫,及见延祐本称神女,今续志皆称都巡检愿女。”<sup>③</sup>可见“神女”和“里中巫”、“都巡检愿女”一

① 此据元人程端学《灵慈庙记》等文献资料统计。

② [元]脱脱等:《宋史》卷102《礼志》。

③ [明]《兴化府志》卷25《礼群祀志》。

样，都是对妈祖生前的称呼。另万历《兴化府志》、嘉庆《泉州府志》、万历《泉州府志》以及明人张燮（漳州龙溪人）的《东西洋考》、何乔远（泉州晋江人）的《闽书》等，在叙述妈祖生前的事迹时，都有“人呼曰神女”等记载。作为生前的称谓，系于“神女”之前的“湄洲”二字，即指其籍贯。如宋代莆田人李俊甫在其《莆阳比事》卷七中记有两位神女的事迹：“湄洲神女林氏，生而神异，能言人休咎，死庙食焉。今湄洲、圣屯、江口、白湖皆有祠庙”；“东瓯神女吴氏，……五代间来游兴化。鼓角山地多山魃，吴力驱除，一方赖以安，死，人为立祠”。这里所记的林氏和吴氏二位巫女，一为湄洲，一为东瓯人。以后，随着妈祖知名度不断提高，“湄洲神女”便成为其专称。妈祖被神化后，仍有“神女”之称。如《宋会要辑稿》记顺济庙时称“宁海镇神女”，此“宁海镇”乃人们祀奉妈祖的庙宇所在地，与妈祖生前的籍贯无关。今天台湾所崇拜的妈祖，以从大陆不同妈祖庙“分灵”划分，亦有“湄洲妈”、“银同（同安）妈”、“温陵（泉州）妈”等不同称谓，这种情况也有助于我们对“泉州神女”称谓问题的理解。

据上所述，我们可以说，系于“神女”之前的地名，在妈祖被神化前，是指其籍贯；当妈祖被神化后，大多是指祀奉妈祖的庙宇所在地。据《元史》中有关封祭妈祖的记载，妈祖有“泉州神女”、“泉州海神”、“海神天妃”、“天妃”等称谓，可见“泉州神女”指的是神化后的妈祖，即其时供奉在泉州顺济庙里的那尊妈祖神像。因此，系于“神女”前的“泉州”二字，也就不必当妈祖生前的籍贯解了。其实，朝廷对妈祖的籍贯是十分明了的。天历二年，元文宗曾遣使自北而南历祭沿海各庙，其《丁未祭莆田白湖庙文》曰：“降神于莆，实司运道”；《戊申祭湄洲庙文》曰：“惟乾坤英淑之气，郁积扶舆，以笃生大圣炳灵于湄洲”。而在《癸丑祭泉州庙文》中则把“闽南”视为妈祖信仰的“始发

祥”之地：“圣德秉坤极，闽南始发祥”（《妈祖文献资料》）。元代的泉州是闽南的政治、文化中心，又是闻名世界的“刺桐港”所在地。因此，在谈到闽南的妈祖信仰时，必定要提及“泉州神女”。至于元初统治者为什么对闽南“泉州神女”如此重视，这是我们进一步要讨论的问题。

## 二

正如不少论者所指出的，元代妈祖信仰的特点，主要是作为漕运保护神加以崇拜，但这个特点的最后形成，是有个发展的过程。就元初至元十九年（1282）以前元世祖对妈祖的两次褒封而言，庇护漕运尚不是其最主要的目的。

《元史》卷四十二《食货志·海运》曰：“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元代的漕运分河运和海运之分。元初的南粮北运是依靠原先的运河作主要漕路，并用旱站、陆运作辅助。其主要路线是：从浙江杭州各地经江南运河，粮船集中到扬州，再经淮南运河，路过高邮等地到达淮安，进入淮水，更转入黄河（当时黄河合并在淮水下游流入东海），逆流上行，直达中滦旱站（今河南省黄河北岸封丘县境），到这里水路停止，必须将漕粮用车载或牛运向北搬运到淇门镇（今河南省汲县境），重新从御河（今卫河）向东北经临清，再北上过直沽（今天津市），更经白河漕渠，到达通州（今通县）<sup>①</sup>。这条漕路道里遥远，南北大运河水系的一些河段因岸狭水浅而不任重载，各地漕渠也时常败坏。同时黄河南下，携带大量泥沙，使运河水系一些河段迅速淤塞。因此，漕运不能经常保持畅通无阻。对此，元初统治者主要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一

<sup>①</sup> 参见赖家度：《元代的河漕和海运》，载《历史教学》1958年第5期。

是组织大量人力、物力疏通运河，同时为使运河的路途缩短，或改变旱站做水路，又新开辟了许多漕渠。另外，为了保证漕运，惟恐黄河北决，也人为地迫使黄河会淮入海；二是遣使代祀江渚、淮渚、河渚、济渚等，以求漕路平安。至至元二十八年（1291）春二月，元世祖还对江、河、淮、济四渚和东、南、西、北四海等大加封号。<sup>①</sup>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因伯颜之请，始创行海运。然创行之初，因缺乏经验，漕粮逾年始至，故朝廷未知其利，仍通河运。虽次年夏海运，但未几又事河运，“犹未专于海道也”<sup>②</sup>。至至元二十四年（1287），朝廷才真正重视海运，设立行泉府司，专掌海运。海运与河运相比，各有利弊。“漕船泛河则失水，泛海则损多”<sup>③</sup>；而“河槽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sup>④</sup>。衡量利弊，还是海运合算，故终元之世，海运不废。但海运因“风涛不测，粮船漂溺者无岁无之，间亦有船坏而弃其米者”<sup>⑤</sup>。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无法解决海运的安全问题。因此，元朝统治者对妈祖信仰的扶植，表现出比至元十九年以前更高的热情，或加封，或遣使致祭，或赐庙额，甚至加封其父母，从而在社会上促成了一种自元初以来少见的崇拜妈祖的炽热气氛。可见，元代的妈祖信仰主要是作为漕运保护神加以崇拜的特点，与始于至元十九年的海运有很大的关系，正如元文宗天历二年《祭直沽庙文》所说的：“国家以漕运为重事，海漕以神力为司命。”<sup>⑥</sup>

① 《元史》卷23《祭祀志》。

② 《元史》卷42《食货志·海运》。

③ 《元史》卷65《河渠志》。

④ [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12《运漕》。

⑤ 《元史》卷42《食货志·海运》。

⑥ 《妈祖文献资料·天历二年八月己丑朔日祭直沽庙文》。

泉州位于东南海滨，虽拥有著名的“刺桐港”，但与当时的河、海二漕没多大关系。元初河运漕粮的主要路线起于江浙，而至元十九年以后的海运，其主要起讫港为南方的刘家港和北方的直沽（今天津）。是时福建有一海运支线的起点，但是在福建梅花所（今长乐县东，正当闽江口的南岸），而不是在泉州。虽然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世祖自泉州至杭州立海站15，每站置船5艘，水军200，专运番夷贡物及商贩奇货，以供应元都统治者的奢侈生活需要，但与每岁海运至元都的数十万石乃至数百万石粮食相比，其所起的作用则相当有限。因此，元世祖在至元十五年的对妈祖的首次褒封时，特称“泉州神女”当另有目的。

刊行于17世纪80年代的《天妃显圣录》载有《至元十八年封护国明著天妃诏》，其中有“惟尔有神，保护海道，舟师漕运，恃神为命，威灵赫濯，应验昭彰”之语。这一段话可以说是至元十九年以前包括至元十五年 and 至元十八年两次褒封妈祖的立足点。由于海漕始创行于至元十九年，故此祈求妈祖所保护的海道当另有所指。据《元史》的有关记载，当时与海道有密切关系的，主要是海外贸易和海外用兵。

元代建立以后，继承了宋代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早在至元十三年（1276）元朝刚占领临安（今杭州），即遣不伯、周青招降“素主市舶”的蒲寿庚<sup>①</sup>。次年，蒲寿庚以城降，元朝随即在泉州设立市舶司，“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sup>②</sup>。至元十五年八月，就在“制封泉州神女”后的没几天，马上又诏令行中书省唆都、蒲寿庚招徕外商：“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

① 《元史》卷156《董文炳传》。

② 《元史》卷43《食货志·市舶》。

所欲。”<sup>①</sup>至元二十一年（1284）又在泉州设市舶都转运司，“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sup>②</sup>。官府也直接参与海外贸易。其后由于海外贸易发展的需要，元朝设立的市舶司达七所，即泉州、上海、溆浦、温州、广州、杭州、庆元，其中以泉州港最受朝廷的重视。当时其他海港“蕃舶货物，十五抽一”，“惟泉州三十取一”<sup>③</sup>，以优惠的低关税，来吸引更多的外商。朝廷还相应地采取了提高泉州政治地位的措施：“或建省，或立宣慰司。所以重其镇也。”<sup>④</sup>

元朝政府采取的这一系列积极措施，加速了泉州港繁盛局面的到来。元吴澄在《吴文正公集》卷十六曰：“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珠之所渊藪，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至元二十九年（1292），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自泉州港启航回国，称“刺桐（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sup>⑤</sup>。50多年后，另一位旅行家阿拉伯人伊本·白图泰在泉州登陆，前往中国内地，则称“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sup>⑥</sup>。其发展的速度是相当快的。曾经两度自泉州港附舶往东西洋的豫章（江西南昌）人汪大渊，回国后在其《岛夷志略》中记载了他“身所游览，耳目所闻见”的99个国家和地区，反映了元代泉州港与海外联系的广泛。

在元世祖对海外几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泉州港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海外用兵早在至元十一年（1274）七月征日本

① 《元史》卷10《世祖本纪》。

② 《元史》卷43《食货志·市舶》。

③ 《元史》卷10《世祖本纪》。

④ [清]怀荫布等《泉州府志》卷11引《庄弥邵记》。

⑤ 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第2卷第82章。

⑥ 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

时就开始了。至元十五年，当唆都平潮州后，“征入见，帝以江南既定，将有事于海外，升左丞，行省泉州”<sup>①</sup>。可见元世祖在江南的军事行动基本上结束之后，即把“有事于海外”作为一项重要的对外政策。“世祖抚有四夷，其出师海外诸蕃者，惟爪哇之役为大”<sup>②</sup>。元世祖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诏征爪哇，调福建、江西、湖广三行省兵力凡二万，发舟千艘，于十一月汇集泉州，十二月即自后渚港启行，次年因受严重损失而退兵，也是在泉州靠岸的。另至元十八年第二次远征日本，元军兵力多达十万，泉州港也成为远征军出发的港口之一。至元十九年，唆都率军浮海攻占城，是从广州港出发的，但“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后至其国（爪哇）”<sup>③</sup>，可见泉州港也是占城之役后方补给线的重要基地之一。而当时被视为“外夷”的琉球，“距泉州为近，可伺其消息，或宜招宜伐，不必它调兵力，兴（即福建省平章政事高兴）请就近试之”<sup>④</sup>。总之，在元军对外的军事行动中，不论是北上日本，还是南下占城、爪哇、琉球，泉州都是一个重要的基地。但由于泉州港被用于海外远征的时间相当有限，故有元一代的泉州港，是以对外贸易港口而闻名于中外。

海外贸易和海外用兵是远洋航行，要比沿海岸线航行的海漕冒更大的风险。如至元十八年第二次远征日本，即因遭遇飓风舟破而致惨败，因此，更需要海神的庇护。而自南宋以来妈祖已在逐渐取代其他男性海神，宋代为发展泉州对外贸易而举行的九日山祈风和真武庙的祭海仪式，也于宋元之际改为在泉州顺济庙行香祈祷妈祖。故至元十五年，刚降元的宋泉州市舶提举蒲寿庚临

① 《元史》卷10《世祖本纪》。

② 《元史》卷210《外夷列传》。

③ 《元史》卷210《外夷列传》。

④ 《元史》卷210《外夷列传》。

时奏请褒封的海神即为“泉州神女”。至元十八年南宋彻底灭亡后，新任福建市舶提举的蒲寿庚之子蒲师文，再次正式以“有司”名义奏请敕封。元朝出于发展海外贸易、对外用兵以及国家漕运的需要，元世祖对此两次奏请均予以批准。虽然后来元统治者对妈祖信仰的扶植，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庇护漕运方面，但对海外贸易仍然是重视的。如元文宗《天历二年加封徽烈诏》中赞颂妈祖“风转舵摧，屡救吾民之厄；火流水净，常全蕃舶之危”；在同年《祭泉州庙文》中称由于妈祖的庇护，才得以“海外风涛静，寰中麟凤翔”<sup>①</sup>。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至元十九年以前元世祖对妈祖的两次褒封，其主要目的是祈求保护其对外贸易和用兵的海道，庇护河漕在当时尚属次要，这与至元十九年以后的妈祖仪主要是作为漕运保护神加以崇拜的特点，当有所区别。泉州港海交事业的发展，对元初妈祖信仰的传播，无疑是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从有关记载看来，妈祖信仰在当时确实是起了一种使航海者“虚妄地认识着自己、自己的力量，填补着自己的软弱和自己的历史局限性”<sup>②</sup>的作用，从而不断地把我国海上交通事业推向前进。这是我们在考虑造成元代泉州港鼎盛的主要因素时所不能忽视的。因此可以说，元代妈祖信仰与泉州港海上交通事业的关系，是我们探讨泉州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课题。

① 《妈祖文献资料·祭泉州庙文》。

② [罗马尼亚]泰纳谢：《文化与宗教》。